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元孚

孚字秀和，臨淮王譚之次子，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遷左丞，以賑卹阿那瓌辱命下廷尉，後拜冀州刺史，陷入葛榮，榮死還，除冀州刺史，封萬年鄉男，後從孝武西遷，除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王，監國史，歷司空兼尚書令太保，遷太尉，薨，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諡曰文簡。

陳賑恤阿那瓌便宜表

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卽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

宜遣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

嘗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恆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上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

四西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告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微亦同曩日宜準昔成讁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疏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還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

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旣其如此爲費必大 魏書臨淮王譚附傳

修樂器表

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脩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

成以時大集儒士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筍虡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于東北太蔟編于西北蕤賓列于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虡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魏書臨淮王譚附傳

咸陽王禧

禧字永壽獻文帝第二子太和九年封咸陽王加侍中驃騎大

將軍中都大官出爲冀州刺史入除司州牧兼太尉尋加侍中正太尉宣武即位受遺輔政進位太保領太尉景明二年謀反賜死

敎武表

國朝假武崇文偏捨來久州鎭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稍三分並敎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 魏書咸陽王禧傳

高陽王雍

雍字思穆獻文帝第四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拜中護領鎭北大將軍改封高陽王行鎭軍大將軍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鎭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進號征北將軍宣武即位遷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除太保孝明即位旨爲宗師進太傅爲于忠

矯詔所廢，以王歸第。靈太后臨朝，除侍中太師，領司州牧，錄尚書事，兼太保，進位丞相。孝莊初，于河陰遇害，謚曰文穆王。

考格表

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既其以能（通典作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通典作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于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絕于散官之筆，遂使任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猶絕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階，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抱槃

屈之歎、禁衛武夫、假不申之恨、欲勉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銜使忽失差毫、即坐微繆、所遽未以事閑優之、飭廣之資、不以祿微加賞、罪暇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采薇之詩、杕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為羽林、次格者為虎賁、下格者為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于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彥、或歷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慨、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

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為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琛啟云、為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采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眾、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魏書高陽王雍傳又見通典十五

自陳六罪表

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毎覽傷矜、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禦、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

尸師傅、宜保護聖躬、溫凊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㠯内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柏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専納心腹、威振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恆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既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于東宮、臣下之恆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淩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㠯權臣所欲、不敢乖違、即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淸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㠯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内外、橫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

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責任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天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雖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魏書高陽王雍傳靈太后臨朝出于忠爲冀州刺史雍表

請限賤妾奴婢服飾表

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于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魏書高陽王雍傳雍領司州牧表請云云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

奏禁鹽池復置鹽司取稅

鹽池天藏資育群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

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強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爲廣。自爾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啟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詔依琛計，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遣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魏書食貨志，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

奏請用辥欽脩運計

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微召有減，勞止

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卽求開興修築或先已開治或古迹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閑月令疏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魏書食貨志三門都將薛欽上言造船已易車運于公私為便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

奏分置阿那瓌婆羅門

蠕蠕代跨絕域感化歸附那瓌委質于前婆羅門歸誠于後漢時呼韓得同今美已上六句從通典補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已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等參議已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卽漢晉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恩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遺已示威刑請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于彼為其造構

功就聽還諸于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準程給粮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稟在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于西海既是境內資衞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 魏書蠕蠕傳正光二年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叉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修義尚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張烈盧同等奏又見通典二百九十六

費羊皮張回事議 通典作羌皮

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檢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盜遠矣今引以盜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為乖當如臣鈞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羣盜強盜無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

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功者流詳沈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準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彊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彊盜俱得爲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姦盜之本非謂買之于親尊之手而同之于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者皆以發意爲首明賣買之先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爲元首張回從坐首有沽刑之科從有極默之戾推之憲律法刑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良人而復眞賣不語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既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

可原轉賣爲雉怨張回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風厲俗以德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酬賣直（魏書刑罰志通典一百六十七）

南郊明堂配食議

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伏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魏書禮志二熙平二年三月北海王顥清河王懌廣平王懷任城王澄胡國珍崔光等議）

停元匡所制尺度議

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四分有餘于是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鐘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及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

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魏書廣平王洛侯附傳匡所制尺度訖太師高陽王雍等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九終

全後魏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元端

端字宣雅雍長子爲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拜鎮軍將軍兗州刺史封安德縣開國公除都官尚書孝莊初與雍俱遇害河陰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上言集議郊禘配

謹案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

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二祧訖于周世配祭不毀案禮學雖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食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羣官集議以聞（魏書禮志二熙平二年三月太常少卿元端上言）

宗室助祭議

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注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疏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爲羣不擬于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爲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

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有所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留玄諸廟子孫恐應預列既無正撥竊謂太廟臣等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魏書禮志二熙平二年江陽王繼表求預祭王僧奇等議不得預祭李琰之議得預祭太常少卿元端議又見通典五十一

羊祉謚議

祉志存埋輪不避彊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魏書酷吏羊祉傳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

上言羊祉謚應如前議

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尙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

加期賜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內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魏書羊祉傳元端劉臺龍議謚曰景侯劉元纂等駁靈太后令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

廣陵王羽

羽字叔翻獻文帝第五子太和九年封廣陵王加侍中征東大將軍大理加衛將軍遷特進尚書左僕射太子太保錄尚書事領廷尉兼太尉坐事削職及車駕南伐進號衛將軍除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宣武即位遷司州牧景明二年進司徒薨謚曰惠

奏請內考京官

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僚盡已經考爲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

有成合而內令未班內外攷察理應同等臣輒推准外攷旨定京官治行（魏書廣陵王羽傳）

彭城王勰

勰字彥和獻文帝第六子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拜光祿大夫轉中書令改封彭城王除中軍大將軍開府宗師尋為司徒太子太傅宣武即位出為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尋領揚州刺史進大司馬領司徒錄尚書加侍中為高肇所譖永平元年九月遇害謚曰武宣王孝莊帝即位追尊曰文穆皇帝廟號肅祖

上孝文帝謚議

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為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魏書彭城王勰傳）

奏駮甄琛弛鹽禁議

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古之善為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于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敝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為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之術廣恆恐財不賙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取平用平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己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為富賄

藏貨不爾者皆之君子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鹽之流疑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恭參論理要宜依前式（魏書甄琛傳世宗踐阼琛表請弛鹽禁詔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

彭城王劭

劭字子訥勰子永平中襲爵孝明時歷宗正少卿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孝昌末徵爲御史中尉孝莊帝即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

奉家財以充軍用表

僞豎遊魂闚覦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

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魏書彭城王勰附傳

北海王詳

詳字季豫獻文帝第七子太和九年封北海王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光祿大夫轉祕書監行中領軍留守又行司州牧除護軍將軍兼尚書左僕射受遺為司空輔政宣武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錄尚書事除太傅領司徒正始元年以罪廢為庶人暴死永平元年復本封葬以王禮謚曰平王

奏劾甄琛李憑

臣聞黨人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于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于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脩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野朝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

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佈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于茲甚矣不實不忠實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濫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旣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恆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黷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懇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魏書甄琛傳趙脩死之明日琛與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司徒錄尚書北海王詳等奏

奏請改制條還附律處

竊惟姦劫難除爲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

觸網之誅，道幾勝殘，盜息狗竊之響，是曰班制垂式，名爲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赦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察，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爲偷，或遏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朞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龔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懼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群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己公清，賞有常典，風謠黷賄，案爲考第。魏書北海王詳傳，景明二年詳與八座奏

上言集議禘祫儀注

奉旨集議，僉以爲禘祫之設，前代彝典，惠蔚所陳，有允舊義，請依前剋，敬享清宮，其求備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儀注，下逼列國，兼時致之敬，事難輙省，請移仲月擇吉，重聞。魏書禮志二，景明二年七月行中務僕書事北

海王詳等書詔可

北海王顥

顥，字子明，詳子，永平元年襲封北海王，累遷至都官尚書、正光中，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孝昌中為征西將軍、西道行臺、尚書右僕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泰初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孝莊即位，授太傅，尋奔梁，梁立為魏帝，已永安元年十月入據南兗州之銍城，建元孝基，明年五月入洛，改元建武，尋戰敗南奔，為臨潁縣卒江豐所斬，孝武即位，追贈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入洛上梁武帝表

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尒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梁書陳慶之傳

清河王懌

懌字宣仁孝文帝第五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清河王宣武即位拜侍中轉尚書僕射進司空孝明即位轉司徒進太傅領太尉正光元年爲元乂所害謚曰文獻王（案北史李先傳先曾孫義徽太和中補清河王懌府記室牋書表疏文不加點清典贍速當世稱之魏書清河王懌傳有諫靈太后使沙門惠憐呪水療病表據北史是義徽草奏今編入義徽文條姑附懌集　又案魏書袁飜傳飜子躍爲清河王懌文學懌之文表多出于躍）

乞議定喪禮表

臣聞百王所尚莫尚于禮于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喆商確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各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爲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擅于漢朝王肅之禮獨行于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閫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紙著

在近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卽詆訶紕謬糾劾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見闕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攷古今莫專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僚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尒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爲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朞堊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爲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爲舛駮莫有裁正懿王昵戚何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爲則況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于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備位喉脣不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顥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

廣，永爲條例，庶塵岳沾河，微酬萬一。魏書禮志四。熙平二年十一月太傅淸河王懌表

官人失序表

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㠯門品高下有恆，若準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祕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無有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㠯降，亦多乖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祕著本爲起家之官，今或遷轉㠯至。斯皆仰失先準，有違明令，非所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瀰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備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悉。所㠯州置中正之官，淸定門胄，品藻高卑，四海畫一，專尸衡石，任實不輕。故自置中正㠯來，暨于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茲選，皆須名位重于鄉國，才德允于具瞻，然後可㠯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

明為牧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通典十六孝明帝時清河王懌上言官人失序上表　案今魏書孝文五王傳全缺以北史補之故無此表通典所據乃魏收原書也

奏立表伺晷度

天道至遠非人情可量厤數幽微豈㠯意輒度而議者紛紜競起端緒爭指虛遠難可求衷自非建標準影無㠯驗其真偽頃永平中雖有考察之利而不周歲窮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少多臣等參詳謂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三歲之中足知當否令是非有歸爭者息競然後采其長者更議所從魏書律厤志上延昌四年太傅清河王懌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散騎常侍尚書僕射元暉侍中領軍江陽王繼奏

奏請追奪于忠賞爵

竊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極之始四海謐然宇內晏清至于奉迎乘輿侍衛省闥斯乃臣子之常節職司之恆理不容㠯此為功

安開井邑臣等前議所以廣建茅土者正以畏迫威權苟免暴戾故也是以中議之際以十三日夜入為無勳唯以拒違矯令抑黜姦回微可褒敘以前侍中臣忠總攝文武侍中臣光久在樞密讚同其意故唯賞二人今尚書臣昭等無涯上訴求敘重議案王顯陰結姦徒志為不逞高肇遠同凶逆遙構禍端無將之罪事合洿戮而忠等微罪唯以厥身不至孥戮又出罪人窮治不盡案律準憲事在不輕暨皇上纂麻聖后別宮母子隔異温清道絕皆忠等之咎過方厥勳功微罪重又忠專權之後擅殺樞納輒廢宰輔令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魏書于栗磾附傳靈太后臨朝解于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何儀太傅清河王等奏

奏定五時冠服

謹案前敕制五時朝服嘗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

革冠冕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尚書臣禮式不經請訪議事奉敕付臣令加攷決臣已爲帝王服章方爲萬世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下省定議蒙敕聽許謹集門下及學官以上四十三人尋攷史傳量古校今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門博士臣王僧奇蔣雅哲二人以爲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謂從國子前議爲允魏書禮志

同熙平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懌給事黃門侍郎韋延祥奏

胡太后父廟制議

太后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

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于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于高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愼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

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于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于主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于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官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魏書禮志二神龜初靈太后父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又見通典四十八

又議

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已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廟皆

四楹五架北廂設坐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實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 魏書禮志二 通典四十八

作主議

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展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于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于主唯謂王侯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是使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理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 通典四十八

清河王亶

亶懌子正光中嗣封清河王孝莊末為特進車騎大將軍晉泰初歷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進太傅太昌初遷司徒孝武

西遷以大司馬承制總萬機天平二年薨謚曰文宣王

承制大赦 永熙三年八月

晦爲明始亂實治基爰著天道又符人事故姬祚終微踐土有勤王之役劉氏將傾北軍致左袒之舉用能隆此遠年克兹下世永熙之季權佞擅朝群小是崇勳賢見害官総價以貴賤獄因貨而死生宗祏飄若綴旒民命棄如草莽大丞相位居晉鄭任屬桓文興甲汾川問罪伊洛羣姦畏威擁迫人主以自蔽衛遠出秦方雖車駕流移未卽返御然權佞將除天下延頸魏邦雖舊其化惟新思與兆民同兹更始可大赦天下 魏書出帝紀帝出于長安八月推司徒公清河王亶爲人司馬承制總萬機居尚書省戊辰制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衛操

操字德元，代人，晉征北將軍衛瓘召爲牙門將，後舉族歸猗㐌，猗㐌是爲桓帝，累遷右將軍，封定襄侯，至猗盧之三年卒，猗盧是爲穆帝。

桓帝功德頌碑

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治國御衆，威禁大行，聲著華裔，齊光純靈，智深謀遠，窮幽極明，治則清斷，沈浮得情，仁如春陽，威若秋零，強不陵弱，隱恤孤煢，道教仁行，化而不刑，國無姦盜，路有頌聲，自西訖東，變化無形，威武所向，下無交兵，南壹王室，北服丁零，招諭六狄，咸來歸誠，超前絕後，致此有成，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蒭逆

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奸黨猶逆東西狼跡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士鄭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何奴劉淵奸賊結黨同呼敢擊并土殺害無辜殘破狼籍城邑巨堆交刃千里長蛇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謀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時逢多難懼損皇祀欲引兵攜獫狁孔熾造設權策濟難奇思欲招外救朝臣莫應高算獨斷決謀盟意受命外岡引軍內備簡賢選士命茲良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雄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在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贊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舊從昔桓文匡佐功著周室顯名載籍列賞備物大衆迴動燕同蘇集興軍百萬期不經日兄弟齊契決勝廟算鼓譟南征平夷險難又云二帝刻鎮言若合符引接款密信義不渝會盟汾東銘篆丹青永世奉承慎終

如初、契害命將、精銳先驅、南救涅縣、東解壽陽、羣迫之邑、幽而復光、太原西河、樂平上黨、遂逍寇暴、白骨交橫、羯賊肆虐、六郡淪傷、羣惡相應、圖及華堂、旌旗摽指、羯黨破喪、遣騎十萬、前臨淇漳、鄴遂振潰、凶逆奔亡、軍據州南、曜鋒太行、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動亦攘、于是曜武、振旅而旋、長路匪夷、出入經年、毫毛不犯、百姓稱傳、周覽載籍、自古及今、未聞外域、奔救內患、棄家憂國、已危易安、惟公遠略、臨難能權、應天順人、恩德素宣、和戎靜朔、危邦復存、又云 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爲異端、回動大衆、感公之言、功濟方州、勳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蕃、憑賴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有九、以永興二年六月二十四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欲歔、悲痛煩冤、哉號載呼、舉國崩絕、攀援靡訴、遠近齊軌、奔赴梓廬、人百其身、盈塞門塗、高山其穨、茂林凋枯、仰訴造化、痛延悲

夫。又云桓帝忠于晉室。駿奔長衢。隆冬淒淒。四出行誅。蒙犯霜雪。殄
大脈膚。用致羸殞。不永桑榆。已死勤事。經勳同模。垂名金石。誠美
晉書。平北哀悼。祭已豐厤。收行論勳。謚曰義烈。功施于人。祀典所
說。又云桓帝經濟存亡。繼絕荒服。是賴祚存不毀。金鉦簫鼓輅蓋殊
制。反及二代。莫與同列。并域嘉歎。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休名。
刊石紀功。圖像存形。雕毀享祀。禋饗已犧牲。永垂于後。沒有餘榮。長
存不朽。延于億齡。其頌又稱桓帝金堅玉剛。應期順會。王有北方。
行能濟國。武平四荒。無思不服。區域大康。世路紛糾。連遭擾攘。竭
胡因數。致害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衆百萬。平夷險阻。存亡
繼絕。一州蒙祐。功烈桓桓。龍文虎武。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勳擬大
想。六郡無缺。悉之來由。功而存。刊石勒銘。垂示後昆。魏書衛操傳
碑于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云。時晉光熙元年秋也。星衍初至并州。桓帝崩。操立
訪得雁門段栔于大邗城南。得此碑文。雖非舊碑。宜載焉。故錄于傳。

許謙

謙字元遜，代人。昭成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從征長安，道武登國初來歸，爲右司馬，賜爵關內侯。并州平，吕爲陽曲護軍，進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諡曰文。

遺楊佛嵩書

夫杖順吕翦逆，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吕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召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魏書許謙傳：慕容寶來寇，太祖使謙告難于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使謙爲書吕遺佛嵩。

與楊佛嵩盟

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吕藉神靈，昭忠信。夫親

仁善鄰古之令軌歃血割牲昌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其好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 魏書許謙傳

張袞

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初爲郡五官掾道武爲代王選爲左長史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拜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天興中黜爲尚書令史永興二年卒太武時追贈太保謚曰文康

疾篤上明元帝疏

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驅馳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廟問智無微誠應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塡溝壑然犬馬戀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明

聖撥亂乘時、而困幾撫會、實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叡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邈、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于今、不獨前古、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含、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魏書張袞傳永興二年疾篤上疏

張白澤

白澤字鍾葵、袞玄孫、文成帝初、除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太和初、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尚書、卒、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

表諫獻文帝

伏見詔書、禁尚書已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萬機、讚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下

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于委任責成，下民難蘇，如臣愚量，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祿酬廉，首去亂羣，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軌，期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魏書張袞附傳。顯祖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

諫文明太后

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輕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于九侯，孔子所以回輪于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彊楚，願不以人廢言。

酉神省祭魏書張衮附傳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

張倫

倫字天念白澤子累官護軍長史員外常侍轉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出為後將軍肆州刺史孝莊初進太常少卿不拜轉大司農卿

諫遣使報蠕蠕表

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劍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述遵遺志今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彊能言率職何憚而為之何求

而行此往日蕭衍通敬求和以誠肅未純揜而不許先帝棄戎于前陛下交夷于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僞卽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疏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旣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于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籍以珍物至于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辭憑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爲不願而況極之以降宗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頒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于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于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擧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

當命辛李之將，勤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逝孽，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案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于當時，貽醜于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荊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禮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將何以瞰文命之遐景，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魏書張袞附傳：熙平中，蠕蠕主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敵，朝議將依漢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不從。

長孫嵩

嵩代人，昭成時代父仁統軍，道武時以爲南部大人，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明元即位，假節督山東諸軍事。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遷太尉，加柱國大將

軍卒年八十諡曰宣王

議答吐谷渾慕璝

前者有司所處以為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威遠被西秦王慕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為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于繒絮多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以制豐寡自漢魏以來撫接荒遐頗有故事呂后遺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荅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敵國遺繒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乃至万匹今西秦王若以土無桑蠶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賞昔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為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略拓境之勳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

聖朝于弱周而自同于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于
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撿西秦流人賊
時所掠悉在蒲坂今既稱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可敕秦州送詣
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爲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
遷即爲臣妾可勿聽許（魏書吐谷渾傳慕璝表言土不增廓財不周賞并請敕遣乞佛等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荅）

長孫稚

稚（南史作幼）字承業初名冀歸嵩四世從孫襲父觀爵上黨王例降爲公孝文時拜前將軍授七兵尚書太常卿右將軍宣武時出爲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進大都督坐事除名復假鎮西將軍除平東將軍進尚書右僕射孝明時出爲行臺雍州刺史孝莊初復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前

廢帝即位，遷太尉錄尚書事。孝武時，轉太傅錄尚書事，從入關，拜太師，復封上黨王。大統元年卒，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諡曰文宣。

奏表自明

臣與琰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琰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算所長。魏書長孫道生附傳稚于修義反呂雍為大都督北討尋詔稚解行臺遣河間王琛為大都督稚遣子子裕奉表

復收鹽池稅表

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

疾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之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入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魏書長孫道生附傳靈太后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

上表乞定樂舞名

臣聞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薦琛

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累耀、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爲之運、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敕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尙存、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于今尙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

之辨恐是歷歲滋遠伶官失職芬久湮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

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

洗為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

南呂為羽若樂八變地祇可得而禮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

徵應鍾為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于布置不得相生之次

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

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以來未能作

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于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

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

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鍾之均黃鍾為宮太

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

一縣十九鍾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

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犍爲郡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鳧氏爲鐘鼓之分磬氏爲磬倨闕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以律呂爲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

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篪箏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于玆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寮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絕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

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爲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爲盛德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益相緣徽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于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爲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于溝洫惡衣服致美于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于天地乎失禮之差遠于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

皆蓋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崇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既成臣等思鍾磬各四鎛鍾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為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于太極一具列于顯陽若圓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礙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當時未定請即刊校以為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為武始咸熙錯綜風聲為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襪黑韋鞮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于廟庭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皁領

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襪，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于義得通。自中原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太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反堯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土，御宇宙之義刑，納生人于福地，道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于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厠問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懼。魏書樂志。普泰中，前廢帝詔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營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一終